

# 烏克蘭與中華民國——從橘色革命運動圍巾談起

胡斐穎 國史館采集處科長



烏克蘭橘色運動圍巾 (典藏 / 國史館)

時序初至 2014 年春天，烏克蘭已是國際間最矚目的焦點，從政權更迭，到境內克里米亞公投，以及東部俄語區要求跟進加入俄羅斯的分裂行動，使得這個自 1991 年獨立，位居東西要衝的國家，面臨複雜的挑戰，更引發西方冷戰的歷史情緒與危機感。綜觀烏克蘭與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儘管少有直接接觸，但是談到歷史與當今現勢，卻有著類似的際遇。當年美英蘇領袖於今天克里米亞南部雅爾達舉行會談，在史達林強力運作下的協議，形塑戰後迄今世界的格局，中華民國政府被迫接受結果，最後失去外蒙古，甚至整個中國大陸；烏克蘭在今年，因俄羅斯的強勢介入，將克里米亞從烏克蘭分裂出來兼併。烏克蘭是東西兩大陣營之間的

緩衝國，而中華民國臺灣也是美中兩大強權競逐的前哨站，都是冷戰後未解的遺緒。2004年《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頒布以來，總統府第一件正式移交的總統文物是烏克蘭的橘色革命運動圍巾，（註1）不論禮品本身或是贈禮的時機，都顯示出兩國同樣面臨總統選舉爭議後的政爭。

## 一、橘色圍巾由來

烏克蘭的橘色革命運動圍巾，是目前國史館所藏唯一來自烏克蘭的文物，不過，真正的致贈者卻不是來自烏克蘭，而是2005年1月18日加拿大國會議員訪問團聯邦下議院議員基爾格（David Kilgour）等人晉見陳水扁總統時贈送的。

陳總統對加拿大於2003年兩度通過支持我國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的決議案，並於同年11月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有關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修正會議中兩度發言支持臺灣，特別表達感謝之意，基爾格議員則以該條圍巾贈送陳總統。而這條圍巾係來自2004年舉行總統大選的烏克蘭，因選舉爭議，引發烏克蘭民眾戴著橘色圍巾聚集廣場抗議，後該國總統候選人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於第二回合選舉獲勝。基爾格認為，陳總統對於民主發展深具貢獻，是以烏克蘭人民象徵追求民主、自由的橘色圍巾贈送陳總統。

陳總統除表達謝意外，表示在獲悉尤申科當選為烏克蘭總統後，他即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親筆致函祝賀。同時提及臺灣在2000年完成歷史上首次政黨輪替，可謂綠色革命。2004年首度進行歷史性公投，亦為臺灣人民首次享有公民投票的基本人權。並提及臺灣前一年總統大選，也遭逢政治紛擾，反對黨提出當選與選舉無效訴訟，而判決結果仍維持原選舉結果。（註2）

2004年初臺灣的總統大選被謂為割喉戰，雙方人馬勢均力敵，3月19日陳水扁在槍擊事件中受傷，引發次日選舉結果爭議，臺灣政局因而動盪多時，故受贈此圍巾時頗有所感。特指示總統府機要室於2005年1月26日，將該條圍巾函送國史館「列管保存」。（註3）

## 二、橘色革命

烏克蘭的橘色革命係於2004年，時任總理的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與反對派尤申科角逐總統寶座，10月31日投票結果，雙方均未超過法定50%的多數，11月21日再舉行第二輪投票，當時一些中立的民調顯示，尤申科居於領先地位，得票率應在53%左右，而亞努科維奇則是43%，但官方公布的選舉結果卻是亞努科維奇以2.5%差距獲勝，（註4）反對派難以接受。次日支持尤申科的民眾群聚首都基輔的獨立廣場抗議，由於尤申科競選時的代表顏

色為橘色，因此，參與民眾都穿戴或持拿橘色的圍巾、旗幟、布條等相關標誌。終於，12月3日烏克蘭最高法院裁決第二輪總統選舉無效，中央選舉委員會決定26日重新投票，並在許多國內外團體監督下，27日開票，尤申科獲得56.33%得票率，亞努科維奇44.12%，（註5）比先前民調差距更多。

這樣曲折的過程與結果，某些程度與臺灣當年的總統大選類似。在臺灣，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強調臺灣主體性，反對中國的影響，支持者一般認為來自南部；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未忽視對臺灣的重視，但希望與中國維持良善密切關係，擁護者主在北部。烏克蘭情況則是，亞努科維奇所代表的是親俄羅斯的勢力，東部為其支持來源；尤申科則是親歐盟的代表，支持者在西部。但臺灣與烏克蘭稍微不同的是，國際勢力在烏克蘭總統大選中的較勁，比起在臺灣更表露無遺。選舉前一年，俄羅斯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就與當時烏克蘭總統庫其瑪（Leonid Kuchma）會晤達10多次，選前還專程訪問烏克蘭，向烏克蘭人民發表電視演說，釋出利多消息，例如烏克蘭公民不需簽證，憑身分證即可自由進出俄羅斯等，傾全力支持亞努科維奇；而被歐美視為「民主鬥士」的尤申科亦受到資助與建議，並協助訓練青年幹部參與活動等。俄羅斯與歐美國家彼此批評對方干涉選舉或選舉不公，（註6）儼然成為東西陣營在烏克蘭的權力爭奪戰。當然最後逆轉的結果，並非俄羅斯所樂見，

顯示歐美國家當時的影響力佔了上風。

### 三、烏克蘭與我國關係

烏克蘭若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從開始就有許多民族在這裡，定居遷徙或建立不同政權；但作為國家，真正以烏克蘭為名建國，還是在1917年俄國革命推翻沙皇與布爾什維克黨人革命成功後才出現，然而當時的烏克蘭在波蘭與蘇維埃紅軍等各勢力爭戰後，1920年西烏克蘭為波蘭佔領，後劃歸波蘭領土，東烏克蘭則成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1922年與俄羅斯、白俄羅斯等共同組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簡稱蘇聯），為蘇聯創始會員國之一。1939年蘇聯入侵波蘭，將西烏克蘭併入烏克蘭，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蘇聯再與其他東歐國家簽訂條約將屬於烏克蘭人的土地，劃歸烏克蘭所有。1955年，對烏克蘭事務閱歷多年，曾二次擔任烏克蘭書記，被認為係屬烏克蘭集團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註7）為紀念烏克蘭成立35周年，將克里米亞半島由俄羅斯劃歸烏克蘭。1991年蘇聯解體，烏克蘭宣布獨立，當時克里米亞的居民不希望成為烏克蘭國民，但幾經協調，克里米亞以自治共和國名義留在烏克蘭，是當時烏克蘭境內為唯一的自治共和國。

嚴格來說，烏克蘭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還是在1991年之後。因此，與中華

民國的關係按理是沒有，然而，在一些重要的時點上，兩國卻交叉相遇。

二次大戰期間，中國抵抗日本侵略向歐洲採購的武器，有些是從烏克蘭的敖德薩（Odessa）（註8）港裝船運輸，從黑海經地中海，穿越蘇伊士運河，紅海、過亞丁，橫渡印度洋，穿過麻六甲海峽，再到香港卸貨，運進中國。（註9）

1946年到美國考察水利的馮玉祥，在美期間發表許多反對政府的言論，甚至公開宣稱將返回中國推翻政府，於1948年7月31日推測化名為Yu Hsiang Low，與其妻女四人，自紐約搭乘蘇聯輪船勝利號（Pobeda），（註10）到黑海巴統（Batumi），（註11）轉往敖德薩途中，8月30日船上電影室準備放映時，（註12）影片失火，但因工作人員擬自行撲滅，並未開啟警報，結果火勢蔓延，波及在船艙內休息的馮玉祥，致其悶斃，同時遇難的還有馮玉祥的大女兒及其他乘客。消息在9月5日經蘇聯的媒體批露，（註13）當時中國政府得知後「深為詫異」，除不滿蘇聯允許馮玉祥前往莫斯科外，總統府方面還懷疑「是否某方別有用心，掩護馮氏密在他處活動之陰謀」，指示外交部電駐莫斯科大使館查證事實。9月16日傅秉常大使回復結果，證實馮玉祥已故。（註14）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英蘇領袖在雅爾達里瓦底亞宮（Livadia Palace）開會，討論對日參戰與戰後世界秩序的安排，

史達林考量未來在聯合國中，與西方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以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對抗法西斯戰爭付出慘痛犧牲的功勞為訴求，要求允許渠等以獨立身分參加聯合國，是故烏克蘭於1945年亦受邀參與在舊金山《聯合國憲章》起草會議，10月24日同為聯合國憲章簽署國家之一，（註15）因此，蘇聯在聯合國被認為是一國三票。這樣特殊的情況下，1946年上海市政府社會局在收到烏克蘭僑民申請成立僑民協會時，就感到困擾，5月陳報請示社會部，6月5日社會部函請外交部惠示意見，然而，在外交部內亞西司與條約司卻有不同意見，這件公文係由條約司主簽，亞西司6月11日會簽表示，「烏克蘭為蘇聯十六個邦員共和國之一。蘇聯各共和國未有單獨與我發生個別外交關係之成案或前例。……如准烏克蘭共和國僑民單獨成立僑民協會，其他蘇聯內之共和國自將援例。從蘇聯全國性之蘇僑協會外准其『構成份子』的個別設立僑民協會，衡以常情，已屬欠通，更無論理，以後，防範難週，對我不利」。起初條約司6月12日的簽稿中也持同樣看法，但經司長指示，13日重簽完全不同的意見，「關於外僑在我國內組織團體一事，如條約允許，自應依約辦理。如條約無明文規定，自應依照我國法律辦理。此項法律對一般外僑應同樣適用，不宜顯示差別，此為一般國家立法之原則。如法律無禁止或限制外僑集會結社之規定，對任何外僑之聲請准予組織僑民協會，似無理

由可以拒絕」，之後，亞西司 17 日又簽意見，「查邇來各地白俄自取得蘇籍後，人數眾多，紛紛請設公民協會，大都利用協會法律地位，為間諜行為，或煽動民眾等類不法行動，……為維護地方治安，保證國家安全……對於彼等申請……始終以搪塞拖延方法，不予登記」。後來條約司司長王化成綜整後，於 22 日加簽，「查條約司原稿與亞西司所附簽條意見不同，前此根據法律立場，後此根據政治立場，究竟如何辦理，敬候 批示」，這案件於 24 日王世杰部長簽章，但未有批示，延到 8 月 22 日才發下，23 日以條約司的意見回復。而且，24 日還加會歐洲司。（註 16）儘管無法從公文中看出是如何批定，但是，整個案件卻反映出對烏克蘭國家地位的困擾、外僑問題以及維護我國管轄權的考量。

在民族自決浪潮時代，許多烏克蘭人因戰亂、迫害而流亡海外，組織團體，冀求西方或國際社會援助。二次戰後，中國成為戰勝國，且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被認為具國際事務的影響力，1946 年 7 月至 10 月間，美、英、法、蘇、中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王世杰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在此期間，10 月 3 日，烏克蘭解放會議（Conseil Général Ukrainien De Libération）秘書長雷貝德（Mykola Lebed）致函王世杰，附上「烏克蘭解放戰爭之過去與現在」資料，希望中國能瞭解烏克蘭人民追求民族解放運動的歷程，並關切烏克蘭及其他蘇聯加盟

共和國的情況。不過，在大國自身利益考量下，這類議題似乎並非很重要，因此，當時，亞西司的簽陳建議：「本件係現在巴黎之烏克蘭流亡政府函送本部。經研擬一、似無須置覆……」，（註 17）後續亦無進一步動作。

冷戰前期，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爭議一直是焦點。1966 年 11 月 24 日聯合國第 1481 次全體會議繼續討論我國代表權議案時，烏克蘭即率先發言，與伊拉克、茅利塔尼亞、蒙古人民共和國、白俄羅斯等五國，強調只有一個中國，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主張立刻排除我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權利。並稱本案非憲章第十八條所言重要問題（important question）而係程序證書問題。最後，大會決議仍維持「任何改變中國代表權之提案均係重要問題」。（註 18）然而，後來國際情勢發展，對我國愈見不利，至 1971 年我國已不得不調整立場，而特別的是，烏克蘭卻成為我國續留聯合國的論點之一，時我國駐宏都拉斯大使桂宗堯於 8 月 26 日上午持照會，進洽宏都拉斯外長阿華拉多（Andrés Alvarado Puerto）談話，提到在聯合國雙重代表權案已有「蘇俄與白俄羅斯、烏克蘭先例可援」，請其投票支持我國。（註 19）不幸，10 月 25 日投票結果，我國還是無法保住在聯合國的席位。

1991 年 8 月 24 日烏克蘭政府發表國家獨立宣言，正式宣布脫離蘇聯獨立，改名烏克蘭，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為

第一任總統（1991-1994）。如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代表中國政府的選擇，次年1月24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立場，只同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立和保持關係」。（註20）

2001年2月9日卸任的克拉夫丘克成為國會議員，來臺訪問，陳水扁總統接見時，推崇克拉夫丘克在其總統任內致力經濟改革，追求民主及新聞自由，尤其在撤除核武設施上獲得肯定。臺灣與烏克蘭的關係也愈趨密切，並表達兩國應該互設辦事處或代表處的期望。克拉夫丘克則表示，此行係首度來臺，對臺灣在經濟及科技領域的成就印象深刻，亦指出，臺灣與烏克蘭的關係不能受阻於中共的壓力等。（註21）但迄今，雙方尚未互設辦事處，臺灣對烏克蘭的事務，仍由我駐俄羅斯代表處兼轄。

#### 四、烏克蘭當今局勢

冷戰結束後，蘇聯瓦解，華沙公約組織（1955-1991）解散，原來附屬蘇聯的東歐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在2004年加入歐盟，甚至參加具有軍事性質的北約組織，而烏克蘭的地理位置，南面黑海，東接俄羅斯，北連白俄羅斯，西鄰波蘭、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及摩爾多瓦，正是歐盟與俄羅斯的交接處。就地緣政治觀點，

烏克蘭對俄羅斯來說，再重要也不過。

從歷史情感，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同屬東斯拉夫民族，西元5-6世紀，從喀爾巴阡山北部向東遷徙發展至今天烏克蘭、白俄羅斯及俄羅斯等地，9世紀以基輔為中心建立的羅斯王朝，史稱基輔羅斯（Kievan Rus'），更是東斯拉夫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但是，隨著多個世紀內外的演變分化，烏克蘭的意識逐步凝聚建立。

從國家實力，烏克蘭目前是歐洲面積第二大的國家，僅次於俄羅斯，人口約有4,600多萬，是主要糧食生產地，並且繼承許多蘇聯時代遺留下來的軍事基礎，也是世界重要武器出口國，中國遼寧號航空母艦船體，即是烏克蘭 Mykolaiv 造船廠生產的。

2004年5月俄羅斯面臨歐盟大幅度東擴，莫不倍感壓力，結果12月烏克蘭總統大選，親俄派失利，更是雪上加霜。隔年4月25日普欽在國會發表年度演說，指出：「蘇聯的瓦解是這世紀地緣政治最大的災難……對俄羅斯人來說，它是個悲劇，我們數千萬的公民、同胞發現他們竟然在俄羅斯的領土之外……我們是一個自由民族，我們當今世界的地位唯有靠我們的成就與力量來決定」。2008年4月當普欽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北約會議，遇上美國總統小布希時，直言：「烏克蘭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言下之意，認為烏克蘭是俄羅斯的一部分。這似乎印證一句話：「沒有烏克蘭的俄羅斯是一個國家，有烏克

蘭的俄羅斯是一個帝國」。(註2)

是以，好不容易，2010年亞努科維奇登上烏克蘭總統寶座，卻因為2013年11月21日中止與歐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而導致國內親歐盟派的抗議，甚至愈演愈烈，直到隔年2月21日才在國際壓力下與反對派達成協議，沒想到22日國會卻罷黜了亞努科維奇，迫使他逃往俄羅斯。烏克蘭再次逆轉，倒向歐盟，對俄羅斯而言，根本是10年前的翻版。這次普欽不再鬆手，利用克里米亞以及東部佔多數俄語居民，原本對西部親歐盟勢力的不滿，支持或縱容其以武力反對基輔的新政權，再挑起反法西斯極右派威脅的意識，先促使克里米亞獨立公投、兼併，再依序將勢力介入東部區域。

儘管西方國家用了許多恫嚇的言詞，警告俄羅斯莫對烏克蘭輕舉妄動，但是單是親俄群眾或激進分子逐步攻佔政府機關與警察治安單位，幾乎已是分裂烏克蘭行為，西方國家也未見實際行動有效來進行嚇阻或援助。

## 五、結語

烏克蘭的橘色革命成功，自然是就西方的眼光來看，但是，任何革命，都是一種浪漫的激情，如果沒有將理想持續務實地實現，就會造成人民希望的破滅，信心失落，甚至對民主自由的懷疑。烏克蘭東西部的差距是歷史與地理造成的客觀因素，東部多為

工業城鎮，西部多為農業市鎮，東部俄語人士居多，西部主為烏克蘭人，自亞努科維奇與尤申科競選總統以來，東部就逐漸形成親俄的鐵票區，西部則成為親歐盟的票倉。一個國家之中的嚴重分歧，對民主制度運作的不成熟，經濟成長的緩慢不佳，這二任烏克蘭總統顯然都無法克服。對外關係而言，烏克蘭身處俄歐兩大勢力之間，如何求取平衡，維持中立，是重要課題，一味地倒向一方，恐怕是將兩方的戰場設在自己的國土上。

中華民國失去大陸後退居臺灣，儘管慶幸在經濟與政治發展上，都得到不錯的成就，比之烏克蘭，更有實質獨立的國家外交經驗。但是，時間沒有靜止，歷史永遠變動，當臺灣像烏克蘭一般地內耗時，恐怕得深切思考，如何將臺灣內在活躍的熱情，轉化為進步的動力。對外應該正視國際情勢的變化，尤其是新興的中國，瞭解美中勢力的消長，而思索選擇對臺灣最有利的方向。如果，把臺灣類比烏克蘭，是否也有這麼一句話：沒有臺灣的中國，是個國家，有臺灣的中國就能重回帝國的榮耀。那麼，臺灣應該可以有更積極的作為，與中國有更多的互動，凸顯臺灣存在的價值，甚至相互改變中國，不是追求一個漢疆唐土，而是更具世界主義觀的人類實質利益。

【註釋】

1. 「烏克蘭橘色革命運動圍巾」，《陳水扁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 01000000256C。
2. 〈總統接見加拿大國會議員訪問團〉（2005年1月18日），收錄於「中華民國總統府新聞稿」：<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0181&rmid=514&word1=%e7%83%8f%e5%85%8b%e8%98%ad>（2014/3/21 點閱）。
3. 總統府機要室書函 2005 年 1 月 26 日 94 機字第 014 號。
4. Adrian Karatnycky,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84:2(Mar/Apr2005), pp. 35-36.
5. 劉婉媛，〈“橘色革命”：一個去俄羅斯化的信號〉，《中國新聞周刊》（2005年1月3日），頁46。
6. 蔣莉，〈烏克蘭選舉危機及其影響〉，《現代國際關係》，第12期（2004年），頁34-35。
7. 檔案文獻亦譯作赫魯曉夫，「鄭介民呈蔣中正俄共烏克蘭兩集團重要人事及得勢背景分析」（1951年1月8日），〈國防情報及宣傳（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6-00013-022。
8. 檔案文獻亦譯作奧迪沙。
9. 「楊杰電蔣中正購買武器飛機起運數目日期」（1938年9月21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七十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503-032。「孔祥熙等電蔣中正」（1938年9月21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七十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503-186。
10. 檔案文獻亦譯作頗畢大。
11. 檔案文獻亦譯作巴通。今喬治亞共和國（Republic of Georgia）西南部阿查拉自治共和國（Autonomous Republic of Adjara）首府，臨黑海。
12. 許多報導的日期是在8月31日，推測可能時差之故，或發生時間係於30至31日之間。
13. 當時真理報（*Pravda*）、塔斯社（TASS）、莫斯科廣播、猶太法文日報（以Chin Sun Chang為馮玉祥譯名）、法國政府機關報（馮譯名為Sin Chun Chang）報導。
14. 「駐蘇聯大使館、外交部、總統府第三局等調查馮玉祥及其女搭乘俄輪於黑海失火致死經過」（1948年），〈馮玉祥在蘇輪被焚斃〉，《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29904-0002。
15. United Nations,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收錄於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http://www.un.org/en/aboutun/history/sanfrancisco\\_conference.shtml](http://www.un.org/en/aboutun/history/sanfrancisco_conference.shtml)（2014/4/20 點閱）。
16. 「外交部、社會部關於外商申請加入同業公會案、上海匈牙利僑民及奧國僑民請予在華設立僑民協會事」（1945年~1949年），〈外人組織團體〉，《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70900-0012。
17. 「烏克蘭解放議會祕書長致外交部部長王世杰有關烏克蘭獨立歷史」（1946年至1948年），〈蘇聯政治動態〉，《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21601-0003。
18. 「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電外交部關於聯合國大會討論我代表權案」，〈外交——關於聯合國代表權等外交部收電（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205-00171-015。United Nations,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S/2159(XXI) (30 November 1966):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2159\(XXI\)&referer=http://www.un.org/depts/dhl/resguide/r21\\_en.shtml&Lang=E](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2159(XXI)&referer=http://www.un.org/depts/dhl/resguide/r21_en.shtml&Lang=E)（2014/4/20 點閱）。
19. 「民國六十年八月中華民國駐宏都拉斯大使桂宗堯電臺北外交部雙重代表權案」，



- 〈外交——關於聯合國代表權等外交部收電（四）〉，《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205-00174-054。
20.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烏克蘭建交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92年第1號（總號：686），頁26。
21. 總統府，〈總統接見烏克蘭共和國前總統克拉夫丘克〉（2001年2月9日），收錄於「新聞稿」：<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3267&rmid=514&word1=%e7%83%8f%e5%85%8b%e8%98%ad>（2014/4/20 點閱）。
22. GlobalSecurity.org, Ukraine-Russian Relations (15, April, 2014), Military: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ukraine/forrel-ru.htm>（2014/4/18 點閱）。

